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三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賦榮

篁墩文集卷三十七

明 程敏政 撰

題跋

書族祖文清公所撰古城宗祖墓銘後

按文清公此碑稱仲節南節為都使公澐之子最得其實但謂仲節為休寧古城祖則恐未然碑稱仲節生煥煥生蒽蒽生承議等三人考祁譜諒公保下嚴生沈沈生恩恩生令令生承議等三人而富溪元朝印本譜於

此承議下注云兄弟並遷古城及歙横干葢得之矣疑古城不知所出而誤屬仲節之下文清公亦從其説而不暇諦考也又刻本比家藏録本多世次一段與前後文不相屬疑刻石時古城人自增入者今删之餘已見譜辨中兹不贅又按各譜及碑本欒或以為萬或以為芳宜以欒為正

書先文簡公宋史本傳後

按蘇轍軾龍川志載先文簡公一事云當仁宗幼沖章

獻劉太后垂簾時有方仲弓者上書請立劉氏七廟如武后故事章獻覽其疏裂而擲之地曰朕不作此負祖宗事公亦嘗獻武后臨朝圖而人莫之知也王洙侍讀寶與聞之然仁宗性寛厚故公卒至宰相而宋史本傳取之且曰人多以此薄公嗚呼事有出於一人之私意而信史書之孰不以為誠然哉亦有卓然謂事之誣為不足信者必其偽之淺不足以欺人也考魯宗道之傳仲弓上疏請立劉氏七廟章獻以問羣臣衆莫敢對宗

道獨進曰太后欲立七廟如嗣君何其事遂止為仲弓者初未嘗一字及武后也又考之章獻之傳公為三司使嘗上武后臨朝圖章獻擲之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然後知仲弓所陳者劉氏七廟之疏公所上者武后臨朝之圖一佞一忠事實相反故章獻於仲弓之疏頗欲藉衆議而從之於公之圖直怒其諷諫太甚而輙乃欲因之以誣公遂反以擲疏之事及不負祖宗之語歸之仲弓而雜置公獻圖之事其間又相混以成其誣而

不知其作偽之淺不足以欺人也夫擬人必擬於其倫故稱君上必以堯舜茍以桀紂未有不以為誹謗者矣頌大臣必以伊周茍以莽操未有不以為譏斥者矣章獻在當時如御正殿受嗣君之朝服儀天冠衮衣而祀太廟羣臣之附己者進不附者黜天下之人知有太后而已其漸至於廢君稱制無難焉公預知之以為太后婦人也諫之以言則難入證之以事則易見武后之罪惡人所共知者也太后欲稱制則武后矣因為圖以獻

即世之所謂影子者也其所以警之者深矣夫其以庶孽僭亂之容上擬母后此章獻所以裂其疏而有不負祖宗之語也元文宗嘗欲觀古名畫學士巎子山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其事正與此類子山一代賢者豈顧其君之為紂哉由是觀之章獻終其身不敢指斥幼主以規稱制之舉者公之一圖有以陰彌其邪心也史不以此難之而反以此薄之何其取舍之異哉然考公一傳之前後則其誣亦有不待辨而明者傳之前曰公知

開封時有王蒙正者聯姻章獻太后家子齊雄捶老卒死貨其妻子使以病告公察其辭色異令有司驗得捶死狀太后謂公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公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己犯同太后默然遂論如法若以獻圖之事為佞而不忠則於此宜若承順風旨以說后意何乃面折廷諍務取其親戚而殺之彼此相較若兩人矣又考之諸傳參以長編章獻既崩仁宗親政於凡兩府大臣附太后者若呂夷簡張耆等同日罷政而

仲弓亦自殿中丞貶汀州別駕凡庶僚之中不附太后者如宋綬王德用章德象及公先後並登兩府當時舉錯之蹟判然兩途不可掩也若曰仁宗性寬厚不以獻圖之事罪公使與綬等同升而不與夷簡仲弓等同貶又何其厚於此而薄於彼乎此事之必不然者或曰轍之為此志也實者亦多矣且無宿憾也何獨於公而誣之曰蓋有由也轍之兄軾與伊川先生有隙嘗謂伊川為姦邪而力詆之門人子弟遂相植黨為仇家公則伊

川之從伯父也所以誣之者此也或曰轍之言固誣矣其引王洙為證佐則亦豈盡出於作偽者哉曰洙之言有無未可知而竊意其容或有之何也史稱洙當至和初為翰林學士朋比宰相陳執中鈎摭非禮追册張貴妃為温成皇后立園祔廟置仁宗於有過之地不為清議所容然則投轍之意肆誣正人欲同歸不善以分其罪亦事之或然也所惜編宋史者不能正其誣而反有取焉使一傳之間自相矛盾而卒為後世不信之地者

幸其作偽之淺也作偽之深而足以欺人者安知其無邪

書宋鑑長編所紀先文簡公事後

按長編之全文如此正後之修史者所本也夫宗女所居之第不敢擅鬻而請御降為徵此乃謹之至者烏得為罪然則公之黜實張士遜所傾與歐陽公所撰碑誌之言合作史傳者既不能推明士遜所以中傷諸賢之意為後世小人傾陷君子者之戒至於市材木者程琰

雇女口者龐籍及呂公綽等而史皆歸之公鄭戩因李宗肅移鞫于臺中丞孔道輔謂罪薄不足深治而史以為御史按劾得狀不惟無所推明而反加深文焉其不足為信史也已敏政嘗承乏編纂續通鑑綱目熟讀宋諸帝紀筆削之間誠為簡當至於列傳則其前後自相牴牾者甚多蓋雜出衆手故也噫原作者之心豈陰有所向背哉特欲檃括舊史而詞不足以達意遂失之爾曾南豐曰史者所以明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

下之才不然則事跡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能赫然播天下之口者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禮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此言是巳敏政故録長編之文於前南豐之言於後使來者讀之是非自見而亦不能無慨於作史者之難也

書先太中公宋史附傳後

按宋史太中公事附明道先生傳且稱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而少師傳乃無三司使一節殆互見也又太中

傳云世居中山而少師傳以為深州陸澤人考地志深州陸澤在中山之域非別有所遷也第少師事已見文簡公世録不能重出今特以太中傳為主而附見之以便觀覽云

書明道先生墓誌後

按朱子編伊洛淵源録云明道誌文韓維持國撰孫永曼叔書韓氏家集經亂而亡然程氏家譜實載此篇今秘閣所藏亦有此集豈朱子一時訪求之未盡與

書伊川先生年譜後

按朱子云伊川年譜取証他書不能保無謬誤而宋季秀嵓李公心傳嘗輯道命録一書中有考異數段深有裨於年譜謹附著之

書元勑賜伊川書院記後

按伊川先生子孫悉從南渡居徽池二州之間蓋未始有北還者故元延祐三年勑賜伊川書院於鳴臯學士薛友諒撰記畧不言二先生有後在河南國朝宣德六

年參政周鑑修復二先生父子墓祠始云得十二世孫子中而莫知其北還之由至景泰六年求二先生之後有司遂以子中曾孫克仁應詔即令為翰林博士奉祠者也詳具楊文敏公記中謹附著之餘見辦譜圖下者茲不贅

書朱子所與先世二書後

按傳之諱先休寧陪郭人宋開州團練使全之子痛父死節於金誓守先墓不仕力學好古隱居邑之東山號

東隱嘗以書問道於朱子朱子嘉之以老病不能卒業遣子永奇從學於閩數載學成乃還永奇字次卿號格齋兩世著述悉燬於兵燹惟格齋雜藁一帙與朱子二書猶存惜哉考程氏譜友朱子者二人休寧會里房大昌字泰之樂平石城房起宗嘗知建陽縣師朱子者五人婺源環溪房洵字允夫德興新建房端蒙字正思與其從曾孫珙字仲璧其二則傳之與次卿也當時所得朱子文字書簡之類間載大全集中今撮為一卷以見

家學淵源之所自使後來者有所觀法知自力於聖賢之道而不墮於俗學之陋云

書王雙溪楊慈湖書記後

按程氏師友朱子者七人巳見前跋考之寧宗居光宗之喪朱子實侍講筵婺源雙溪王公炎以鄉後進致書問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之義遂與朱子不合而慈湖楊公簡則象山先生高第弟子程氏後人間從之遊其所得皆有非後學所敢議者漫志於此

書呂竹坡所撰族祖文清公墓誌後

右宣議墓志見呂竹坡文集刻本槐塘文翰所刻者與此大同小異如孫四人而文翰以為六人多述祖崇祖二名考槐塘譜述祖生於淳祐庚戌上距宣議之卒淳祐壬寅則宣議捐館十年之後述祖始生也編譜者以述祖崇祖本文清公繼子而誌不載故追入之然不知其生卒前後具在可覆考也

書建昌宗家草庭先生逸事後

按建昌之程自宣慰飛卿當宋季以城附元由是父子兄弟悉擁節旄至雪樓文憲公復大振之遂赫然為一時之望先生獨當其時退居池頭自號宋室遺民視富貴若將浼焉高風峻節邈不可及而傳宋史者乃不列之篤行隱逸中使與兩龔淵明為伍非大闕歟考先生實與徽菴同事雙峯得考亭之學而益修明之其所立卓然如此敏政故表而出之以諗觀者云

書婺源龍陂宗家前村先生傳後

敏政平生於鄉先達最重前村先生直方之為人求其世次遺書累年不獲成化壬寅大會諸譜亦無所見竊意婺源之程遠近畢會惟龍陂之程未有至者先生必出於龍陂乃發書以問婺源教諭陳君簡陳君得其譜於文公裔孫儒學生貞轉以寄示則知先生遺書不幸盡燬於元季兵火且續譜者又以前村之號及其平生履歷誤歸諸先生從祖崇禮而於先生之名反無所述其不幸又如此夫先生之名見於國朝班賜易經大全

書昭如日星何可泯也敏政因録此傳附其譜而歸之嗚呼為子孫者於上世之名尚有舛誤則亦何恠夫他人之不以闕止字我為宰予子我也哉

書績溪仁里宗家宣慰公誌後

按宋丞相文清公世居歙槐塘而有别業在績溪仁里公兄朝議子運機宏祖宏祖子宣慰相相子司丞燧燧子主薄宗觀皆用公蔭入官子孫遂居仁里今鄉貢進士傅其後也宣慰此誌經兵燹失之予甞閱中秘書得

之霜月齋藁中因書以畀傳用補家乘之闕云

書建昌文憲公所受四制後

按盱江程氏世德集原受封誥制書凡十逸其四盖存者此二制與文憲公夫人二制也封曾祖父母祖父母四制敏政得於富溪程氏譜中録貽盱江族人用補家乘之闕

書先縣尉公所受至元劄牒後

按宋德祐丙子徽州招討使李銓節制徽州軍馬王積

翁以徽州降元以元招降榜文發休寧曉諭副都統李世達不肯署降與銓之子漢英率所部迎戰時謫官朱穎達權知縣事由是休寧義士亦各起兵應世達六月元萬户富珠哩敬以兵破昱嶺關下徽州世達衆寡不敵道休寧西走行在元軍下令屠徽州歙休二縣歙人鄭安休寧人趙象元程隆各捐家貲冒白刃往說之乃止於是丘龍友朱穎達等率衆迎拜入城榜下休寧其按甲不下者分遣收捕上功行省以宋故官陳宜孫為

休寧知縣冢元為縣丞隆為縣尉安為歙縣知縣龍友穎達權同知徽州事隆末幾卒行省又以姚鳴鳳為主簿張玉為縣尉徽州始靖考海陽諸志得此失彼今以諸書及家傳之類參訂撮其要於此以補郡乘之闕云

書洪武欽定康郎山功臣廟位次後

按康郎山功臣廟正殿所祀者十二人先祖位第七考甲辰年詔褒贈諸死事者先祖得贈明威將軍上騎都尉追封安定伯當時亦詔南昌守臣上諸死事者賜廟

食先祖位第六得贈定遠大將軍輕車都尉追封安定
侯葢兩不相知也後有言祀典重復者詔除去南昌位
次止存其祀於康郎山至洪武十一年祀功臣於雞鳴
山以梁國公趙德勝等百九十三人祔食先祖與焉時
有建議諸在外廟食者宜加褒卹於是丁普郎等俱進
爵賜謚先祖亦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
柱國仍封安定侯謚忠愍誥命祝文皆已進御會執政
之臣連獲重辟詔革中書省升六部省中文書皆報罷

褒功之典未及頒行盖有司不能决白上請故也朱學士一齋第三集備書其事近始見之因記往時在京師於武靖侯趙公家見其先祖梁國公碑文尚書陶凱所撰其題銜用洪武十一年者後於皇明文纂中見梁國碑文乃司業宋濂所撰其題銜則用甲辰年者當時頗以為疑以今先祖碑文觀之盖當時褒典雖下而未及頒於廟中也故今南昌及康郎山功臣廟自趙徳勝丁普郎以下皆仍用甲辰年官爵竊恐後人致疑於異同

之故謹詳著之碑文見乙集第十七卷

書先高祖萬戸忠愍侯碑銘後

右先高祖碑文據家藏録本鋟梓近始得一齋第三集乃知家藏者初本集中所載者定本也命工易之其詳見甲集第六卷康郎山功臣位次條下

書程氏貽範集目録後

貽範集之鋟梓也其功力之費始於予而協成於諸房諸房以近計之在歙者四曰槐塘仙源岑山渡長翰山

在婺源者十三曰龍首山鳳嶺高安長徑金竹環溪沙陽彰睦香田香山周溪城東溪源在祁門者四曰善和寓巖柏溪程村在績溪者四曰程里坊市仁里小谷在休寧者七曰汊川塘尾率口山斗臨溪富溪及陪郭也以遠計之在開化者一曰玉田在浮梁者二曰景德鎮程山在德興者四曰鳳凰瀘口南溪新建在貴溪者一曰程源在樂平者四曰梅巖石城河衝小彰睦也河南建昌及樂平杭橋三房子孫通譜遠不克至湖州吳門

二房子孫有無不可知開化龍山北源休寧會里及黟南山四房子孫失傳婺源龍坡清源二房子孫世次未詳然其先德則有不可偏廢者今併刻之嗚呼於己之上世而思所以暴之者仁也於己之旁親而不忍其泯焉者恕也惟仁與恕皆道之大端而吾宗兩得之是不可不書以垂法於後來者鄙樸之文理不當厠先達著述之左諸房雖之曰文有繫祠宇之廢興具履歷之首末謹諱日之書詳世系之録者亦惟取其備故實俟參

攷耳初何計其辭之工拙哉於是勢不能盡刪而為獻嘲騰笑之資則有所不免矣敏政再書

題先襄毅公與曾叔祖尤溪府君手書後

右先少保襄毅公手書一卷自正統四年起至成化十年止皆與先曾叔祖尤溪府君及其諸子者也初先曾祖尚書公洪武中坐累謫河間先公遂起河間諸生登第入仕故書中自入學以至致政每有事輒報之骨肉之情勤綣如此不以南北之隔憂患之嬰而或間也先

世田廬遭難悉毀書中每以未卜居為恨厥後四十年先公挈家渡江盡復生業尤溪府君久已下世而先公謝兵南歸未幾亦不可作矣尤溪府君長孫俊實藏此卷間出以示敏政盖讀之未終泣然流涕不能自已敬書其後而歸之

書文丞相真蹟後

予嘗與編宋元綱目考元勑修宋史稱陸公秀夫為左丞相文公天祥為右丞相然黄文獻公陸君實傳後序

謂宋亡之事典籍無稽遣使搜訪未至而史成久之鄧
先薦諸家各以填海録指南録諸書來上乃知陸公官
止僉書樞密院事文公官止樞密使同都督諸軍二公
雖嘗拜相力辭不受而指南録又文公所自著也予因
反覆參訂悉改舊史之誤時同事者見世習稱二公為
相已久憚於驟更惟彭文憲公與予意合遂奏御而梓
行之予又考洪武三年正祀典詔謂忠臣烈士豈可復
臣異代凡異代所加贈謚宜悉罷去止稱當時官爵唯

孔子為帝王師封謚如舊此高皇帝萬世之獨見也景泰間忽有為文公請謚者禮官弗察上請謚以忠烈既非文公本心又悖高帝詔旨知尊之而不知所以尊之蓋嘗寘憾焉近過武林得會亞參安成張君公實獲觀文公真蹟景仰之餘輒附此説或可備後來修史議禮者不審之一戒云若文公忠義大節及翰墨之妙方伯延平劉君南安守華亭張君言之已詳兹不復贅

予修宋元綱目因參考史傳得合州守張珏首末重

其謀國之忠死國之義實與文公相先後者恨舊史書法多晦而珏之心事不盡白也因數大書其名於綱詳其事於目自謂可補前史之闕而不知公實為珏後也撫卷之際為之惘然

題元李雪菴大字後

雪菴俗姓李名溥光以善書遥授昭文館大學士溥光通儒書能古文詞大書視小字尤勝實有可傳者不繫其官也故凡有所書及著作皆不繫銜其所見亦過人

矣彼負藝不精及非所當藝而業之以躐等倖進者又此衲之罪人也哉

題唐賀鑑孝經真帖後

五羊鍾君百福藏賀鑑孝經帖或以為真或以為贋卒無所鑒定而況予最劣書者哉忠賢之祠過者必肅豈獨以其繪塑工拙而已世所重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故於此帖亦云

題蘇東坡率子廉傳真蹟後

蘇文忠公謫嶺南最久故遺墨流落嶺南至今若五羊鍾君百福所藏此帖是已卒子廉傳作於未謫之前豈嘗書之以示人乎陸宣公在貶所集醫方朱文公隷黨籍注參同契蓋古賢人君子不以世故嬰心而有脫屣全歸之意如此

題雪梅畫冊

觀人者於其所好而得其所惡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其人好清則其所惡者必濁其人好雅則其所惡者必

俗盖推此以往而人無遁情者焉吴君孟瑄方賈於淛之西又賈於齊之東日不暇給而以雪梅自號大理卿仁和夏公以詞翰名東南特為隸古作雪梅二字孟瑄珍之託善繪者為雪梅之圖又得諸名畫山水人物花鳥之類附之為一冊其所好如此予竊惑之以為天下之至清且雅者盖莫如雪梅故自昔非幽貞絶俗之士鮮克好之盖在唐有詩人孟浩然在宋有處士林和靖兩人者之外未之有聞其好之難如此今孟瑄方日走

乎舟車坐乎市肆以為懋遷斡蠱之計則凡其服飾之華也燕飲之盛也子女聲樂之繁且麗也孰曰不宜顧乃翛然有所羡乎其彼而漠然無所為乎其此且託情於畫史毫素之間將役其心於澹然無營之地而不可得也則其所好誠有賢乎人者哉雖然使孟瑄而服儒之服以日從事於詩書禮樂之塲則其所好又有大者焉所好既大則其所惡亦大其賢乎人益遠矣孟瑄吾邑巨家子性格清雅可與之談亦能繪事而不欲以自

名也

書祖莚分詠詩後

國子司業費君廷言嘗賜告展墓還鎮江館閣諸公及相知者分鎮江形勝為四十題賦詩贈别時予方抱憂而南不及與比來京師廷言將取以刻梓謂予亦相知者不可無一言予蓋嘗往來鎮江登金山酌中濡窮遠目於江山雲物之表攬諸形勝而盡得之所恨不能宣諸口耳諸公能賦蓋得我之所欲言而不能者然其間

亦有足跡未始窺江而所賦踰於所見則人之才否與江山之幸不幸固相求而不相值哉或曰廷言世家此邦以文翰妙天下具厭飫山水而增重之必倍蓰往來者乃猶拳拳於諸公之言何也夫以爭售為可恥而付擅場於退託古君子之心也是集之行把玩之際江山滿前應接不暇則凡意之所適取足而已又何必已出之為快哉此廷言之志也

題分寧遠溪程氏譜後

右分寧逺溪程氏譜一卷譜稱出忠壯公次子駙馬文禎之後唐季自歙徙歴南北宋繼有編述而此本則元至正初所刻國朝永樂中所續者其裔孫爵間以事來京師奉質於予予究心譜學最久會者最多嘗得可續者四十四房為統宗譜二十卷大抵皆忠壯長子威悼侯文季之後所居不出新安六邑及饒信衢睦數百里之間而分寧地稍逺故不克會也考諸譜並稱忠壯公二十二子獨威悼侯有傳竊疑之而未敢决故嘗為譜

辨三十七條以俟後之君子跡今觀之則文禎之後固自有人而又竊疑其餘二十人者或真有後而失傳遂不見於譜歟或遠徙而子之孫陋不能四出以盡其説歟皆不可知矣譜載忠壯公行實頗殘缺予為補完且書其後俾什襲而藏焉他日有大賢者出而為敬宗合族之舉執此以往可也予觀譜中諱以臨者宋季老儒自號雲莊山人所著有周易解刪後正音飄丸小録擬古集及東魯漢東荊南浙閩諸集惜其不傳於世而意

其詞義所指必有大過人者後會之際或傳其一二以為晚宋末學見聞之助又非幸歟

題雪樓遺墨後

右元翰林承旨雪樓先生程文憲公遺墨一卷蓋送其故人笠峰陳教諭赴舒州詩也詩在集中稍有點竄然非大義所繫公五世孫故太常少卿景伊購而藏之景伊之子楷來京師間出示走請識一言走觀元之君其賢者蓋莫如世祖然猶徇其國俗内親而外踈抑儒而

尚吏重北而輕南雖魯齋先生許文正公之言然後漢人獲齒蒙古儒者獲與吏偕進既又得文憲公而用之然後南人獲齒漢人典章文物煥然一新而元之俗不純於質野治不専於吏胥盖文正文憲兩公之力見於史者可考也若文憲公詞翰之妙則其功行論建之緒餘耳然在當時片紙寸墨人已知愛重之而況後世哉況其為子孫者哉是可寶已公之先居新安篁墩出陳將軍忠壯公靈洗之後忠壯十世生唐歙州都知兵馬

使澐别居休寧汉口都使長子仲繁九世生巽其一子自成傳三世生宋端明殿學士珌其一子緒再遷閔口傳五世生司徒孝肅公翔卿始居建昌是生文憲公文憲四世生珉則景伊之考也都使幼子南節居休寧陪郭十二世生元江浙儒學提舉榮秀實伊川先生七世孫之來繼者盖伊川之後從渡江而南居池州與陪郭之程有宗好焉提舉三世生萬户安定忠愍侯國勝忠愍三世是為尚書少保襄毅公走之考也景伊距忠壯

三十五世走距忠壯三十三世然文憲實以弟嗣兄則走於景伊相先僅一世耳其昭穆蓋燦然也汊口宗人與景伊世父翰林侍書南雲公嘗通書合譜手跡具存走又嘗至閔口尋文憲公之故宅往來喬林翠阜之間但聞溪流有聲而百年遺老多巳澌盡不可復識矣乃今獲觀公之真蹟恍然如奉顏色聆謦欬於數百載上亦何所幸快於斯因竊論公之大凡而詳著其世如此俾觀者有考焉

書儀禮逸經後

元吳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卷有板刻在太學事見國朝楊文貞公集中而文貞别有三禮考注跋語稱文正公之書為其鄉人晏壁所竊又私加刪改走當時即求其書而太學刻本已亡文貞之子尚寳公叔簡亦稱其家藏本多散軼今少司寇何公廷秀博洽好古間嘗語之因各加搜訪凡十數年竟無所得會友人羅太史應魁重校三禮考註梓行而篇目注疏悉用晏本并駁之跡

居然可見而恨無文正原本可訂也成化癸卯春自新安起復北上始得於吳貢士楊君謙之家間以語司業費君廷言廷言謂理故書板嘗得零星者數種於瓦礫土苴之間蓋所謂逸經者在焉而亡其半矣因以君謙原本相付將刋足之嗚呼葩藻之書板刻徧天下先王典禮往往無徵幸大儒君子者出每拳拳於斯而書之行世顯晦不常者如此此古道之不復而俗之所以不淳也廷言方職教化首葺此編以不廢先正復古垂教

之心其嘉惠後學豈淺淺也哉

題四明鮑原禮畫卷後

右四明鮑原禮山水人物花鳥一卷卷有國子博士臨安錢宰伯均之序都憲慈溪張楷式之之詩族伯都憲冰月先生以貽其子存者也原禮無所見而伯均在國初與宋景濂諸公俱以文顯式之在近時亦以詩顯要之皆不可得者宜先生以授存使珍藏之又自為説以示脩省之助而不徒為玩好之娛也存後更名鏞生三

子曰璋歴官新安衛指揮同知曰珪曰珍皆知好學承其緒間來京師輒攜以自隨而予獲觀焉

書米元章墓表後

右米元章墓表予家待制公所作見北山集刋本元章襄陽人而寓鎮江嘗作海嶽菴於北固山下盖今蕪廢久矣郡人戸部員外郎趙君夢麟有滄江别墅在菴基之西間因耕者得元章自寫小像石刻於土中寳而庋之知予藏有此表又請副刻之而傳焉趙君清才曠識

以詞翰妙一時殆思與米老相後先者其可尚也彼世之人與前賢祠墓接畛必思巧泯其跡以虞妨己而又望其愛重表章之若此哉是可以觀人矣

題歙陸氏先祠記後

陸君彥功世以醫鳴徽歙間而又篤於祖烈觀此記可見矣古稱醫為仁術仁之施必由親始若彥功者豈非難哉今彥功被名至京師醫名日著蓋有進用之漸矣力以母服辭仁不遺親益難予因託人為録此記而歸

之彦功服闋北上將供奉尚方大著醫國之功使仁術所施者益廣則所以發先世之幽光者不益遠乎彦功六世祖夢發文丞相同榜進士官至太府丞有曉窻集予未之見也方虛谷先生亟稱之彦功當寫一本見寄予方輯新安文獻志仁賢之言豈可少哉

書葉文莊公手書後

右吏部侍郎崑山葉文莊公寄其母夫人及其弟與譓書共七通與譓來京師間以示走值與譓將束裝南歸

走有卜築之勞疾讀一過不覺慨然思前輩之不可作而與讒之知所寶也走每見世之好脩者知勉於衆中而畧於家庭之間異乎文正公無不可對人言者盖於此可以觀人若文莊七書吐真情於家常語中無非孝友之發及謹身保族之要殆幾於文正之所為者其真可敬也哉

書朱子鄉約後

鄉約一卷出於程門高弟藍田吕氏成於文公朱子盖

酌古今之宜而加損益使人易行且可久也古君子之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然推行之必自近始一鄉者一國之凖也崇禮讓黜澆漓以漸復隆古之治實此乎昉之顧後世言政者忽焉而有志於正學者所深慨也吾宗姪節之以明經第進士擢工部主事分司濟寧公暇取鄉約手校而刻之擴先正立教之功以為朝家興道善俗之助其志遠矣彼謹簿書以為政集詞章以為學而猶偃然以儒吏自名亦盍反其本哉

書餘杭教諭羅先生墓銘後

右餘杭教諭介毅羅先生墓誌銘一通其鄉達刑部侍郎魯公翬之所撰也走託交先生從子洗馬璟曁先生之子教授璧因得而讀之為之向仰不能巳盖先生為學務躬行厭浮藻其居官安職分耻奔競故門人私以介毅為之謚而誌以為稱情者也走竊聞泰和羅氏孝友之行清白之操積非一日而先生數奇諧寡仕不大亨教授君亦獨抱其遺經繼跡横舍天之於善人吉士

將不恝然於斯乎然先生有孫二十人羣起林立意將有大發其後而昭先生之令聞於無窮者曾公之銘於是為可傳矣

題吳庶子原博所藏放翁帖後

放翁此詩甚流麗字亦活動可愛觀詩後所自題蓋亦自負矣原博同寅寶藏此卷每齋居必攜至相與把玩久之而未暇考翁之出處也一日檢宋史得翁兩事云高宗時有中貴人市珍玩以進者翁奏陛下以損名齋

自經籍翰墨外悉屏而不御小臣乃不體聖意私買珍玩以虧損聖德乞嚴禁絶又應詺言頃者有以師傅而領三衙有以太尉而領閤門瀆亂名器乞加訂正翁所建如此而宋史浩以善詞章薦之豈知翁者哉

敬題先公薦朱揮使奏草後

右先尚書少保襄毅公手書二十二字蓋薦今河間衛揮使朱君玘之奏草也走得之於先公亂藁中以畀朱君君寶重之因裝潢成卷請志其顛末記成化初有詔

命大臣舉將才為著令而先公首以朱君薦不果用會先公出督川貴之師既又贊留務於南京柄事者或憾先公以及朱君故朱君亦偃蹇不得意然才器則益老且健矣上即位之明年屏奸回進忠良百度一新尤注意將帥之選於是朱君始用廷議出守山東沂州特降璽書寵其行而先公亦於是不負為知人矣朱君起武臣子能刮去豪侈之習究心武業其騎射嘗試京營第一平居讀書史務知其大義而又樂聞善言友端士以

自輔操行廉介宅心忠醇蓋雖號儒生者或媿之也巡
按御史以河間武臣多骫法前後請還君莅衛事及薦
君督戍兵城守巡撫大同都御史亦聞君智勇請授偏
裨之節禦北邊蓋朱君有盛稱於一時如此先君實先
倡舉之今手書具存君已進用而先公不幸捐館十年
矣捧誦再三血涕俱霣蓋不能執筆而朱君將陛辭就
鎮矣竊聞古仁人志士必有知己之報而報之又非有
所私云爾分閫一方竭其智力以無負主上之託益堅

其晚節之守功成位隆與古之名將相頡頏使人稱之曰此襄毅公所薦士則所以報知己者至矣而先公亦將慰於九原豈不偉然烈丈夫之所為哉幸朱君勉之無怠則他日得以功名附書於太史氏者此固其張本也

題蘄水程氏所藏南宋録用伊川先生子孫誥後

予嘗見黄州志載程居為伊川先生之孫當宋南渡自

洛徙黄之蘄水莫得其詳以問黄人亦莫有知者會潘玉汝以進士出知蘄水託往廉之玉汝書來謂居之後實在境中其族有名嶽者嘗中鄉舉與書俱來相見之際出示宋勑牒一通乃居授將仕郎漢陽軍漢陽縣主簿者考其時在咸淳二年十二月牒稱居籍隆興府武寧縣且審其為伊川明道正派嫡孫即非詐冒其言如此然予考程氏世譜伊川先生子孫悉從南渡居池州再遷新安其世次出處及當時録用恩典告勑文移具

存蓋未有籍武寧者獨譜稱明道之後不知所在宋時嘗取伊川子孫繼之故予竊疑武寧之族為明道之後勑牒所謂伊川明道者伊川本其地明道本其祖也否則不應書伊川於明道之上豈伊川之後從高宗渡江居池州明道之後從隆祐太后渡江居隆興兵革之餘兩不相聞朝家録用又不深考以合其族使聖賢之裔播遷流落於江之東西若燕秦楚越然當時之政亦可知矣嶽上泝居凡六世能讀兩夫子之遺書以選授同

知穎州振其家而增光於先世之寶翰者盖當昉於此

予家新安於兩夫子之族最近實伊川末裔轉繼陪郭

房者故於獄甚親且特論其世而書其勑牒之尾固水

木本原之情不能自巳者哉

題仇司訓東之所藏雪菴帖後

廣陽趙參議伯顒天順中嘗見此帖於何懷中書家後

有雪菴題名印識然東之故藏此帖非新購者意當時

所書非獨一本也觀者疑為山谷筆則不類遠甚盖山

谷勁而熟風骨峻整雪菴勁而生廉稜太露然皆名筆也予素不學書但以跡推之如此能書者賞鑒當別有妙處予不足知之

書月河梵苑記後

予記此二十三年矣深師及其徒得清者俱已物故而苑之池亭亦多蕪廢每一過為之感慨不能已然廢興相尋勢之所必至因録此以貽深師之孫俾藏焉安知無好事者按此記而復之使人得臨觀之美於白煙涼

草之外者乎

題趙子昂與天台楊處士書後

急於投人緩於報德蓋世之通病而況丁家國之難得所依庇者哉宜趙魏公於天台楊處士叔和有惓惓不巳之意如此魏公於是可謂忠厚人矣處士四世孫商霖起進士歷閫廣僉憲以文行知名于今實藏此帖吾又意處士平生不特庇魏公一事而積學累行固有以貽其後之人而勿替也哉是可寶巳予見魏公書真行

多俊逸流(?)獨此卷典重不苟豈以處士為前輩人故歟抑考此書公年六十有五雖無復少時臨池之興然猶自謹乃爾則視世之未老而偃然自肆以加諸人者不又異乎若公出處則先正固有定品有不俟乎予言者矣

題先襄毅公哀范主事詩後

右先尚書少保襄毅公手書一律哀故南京駕部主事鄞范君時澤之作也成化初先公受詔贊留務於南京

官屬中獨才范君愛賢之方取以自輔而范君不久以
公務北卒於道先公為之驚惜賦此哀之且屬同官和
之將成卷冊畀其家而范君子桂尚幼獨收先生手槀
以行故名銜亦未之具蓋非出於告哀而應之者也桂
既長力學思亢其宗間來京師出以相示則范君之卒
十有七年先公之卒亦九年矣惟中世以來長屬之間
或扞於官之相懸或難於行之可折其相顧漠如也而
欲求以濟公家之務不得則上急其下下倍其上或致

於憤事弗悔豈不交失其道哉跡先公之詩豈特可以占其人之賢一時長屬相與之情相恤之義所以先公家而畧勢分者可以槩見矣先公以剛直聞天下慎許可獨惓惓於范君意其謀議設施之間有大相契者惜予僅一識面而不及叩其詳之為歎也奉瞻遺墨不勝泫然輒題其後

敬題先祖尚書府君遺像

公以子太子少保襄毅公恩累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寺

卿而襄毅公亦捐館久矣於是玠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敏政謹重摹此本録呂文懿公舊贊於上而寶藏之

題周院判原已送行詩卷

判南京太醫院事周君原已吳人世以醫名吳中至君益精其業旁通諸經史工為詩號儒生者或弗逮也以薦起得供御適士方雲集競進之辰而君獨退然以親老請分院南京以便養蓋士之號廉靜者莫不為君惜

而有愛莫助之之憂今兹上其三載之績於朝適天子初政獲奏最凡一時取光榮以自詡者多已銷熄而君歸然如鶴之出羣其居也休休其去也于于盖士之號廉静者又莫不為君慶而自有振得朋之喜然則君之所存所立殆真有過人者豈獨其醫之可稱與其詩之可録也哉於是行有日矣刑科左給事中陳君玉汝於君為同鄉且厚善析杜少陵詩兩句為韻坐友人賦詩以餞而予為之引俾讀者知詩意之所在非獨投君之

所好而已

書近作後

予素不工詩亦不好槀至於書札尤非所工者進士楊君温甫數辱過旅中索舊作束裝之際漫無以應命童子檢弊篋得前數詩呵凍書之温甫蓋過聽謂予詞翰可觀也

瘦竹卷跋

吳郡陸君宗仁宦居京師玉河之東種竹於庭以瘦竹

自名士夫間多賦詠其事者君亦有請於予予觀古人若沈約之病賈島之詩鍾繇之字皆以瘦名世而物之瘦者莫踰於竹長身而堅貞虛心而勁清論者葢以比君子然則瘦固君子㦬君之身瘦而長時出其詩瘦而清見其字於篆籀圖史瘦而勁宜士夫之有取於斯而賦詠以畀之也然則飽氷霜飫清風有與可之饞有贊寧之癖異日殆將有不肥之肥而世之肉食者求分其半席將不可得矣惜予放歸江南不及叩琅玕之節掃

新篺之粉𢷬管城子為君賦之

書𢿡東程氏譜後

右𢿡東程氏譜一帙起自可知之祖曰顯公刻梓在正統丁巳顯公裔孫曰貴者成化初至京師奉以示予因留予所蓋七八年矣予嘗會諸族作統宗譜見富溪元朝會譜云忠壯十六世孫杭公次子林生揔本揔本生廣超廣超廣超生念四遷草市即顯公子孫多葬富登正可補𢿡東之闕予又見榆村程氏譜以為出於忠壯五世

孫綸考富溪元朝會譜亦云杭公長子謚四世孫與貴遷黃泥又三世曰七公遷榆村七公四世孫應辰應午之孫淘金副使景祥景祥再世生國輔與率東顯公九世孫國英皆國初名人且富溪元朝所會之譜生卒及娶某氏葬某處兄弟若干人班班可考疑有可徵所恨兵燹之後回祿之餘為子孫者不能旁搜遠訪以求真是之歸乃遽刊梓成書並失之矣暨予會統宗譜而兩族莫有至者故卒無以考定之也予將北上理所借諸

家書得此譜因附著所見而歸之

篁墩文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三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李克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嚴榮

篁墩文集卷三十八

明 程敏政 撰

題跋

書瓊臺吟藳後

禮部尚書瓊山丘公以學識才氣聞天下天下之人當公意者殆不多屈然獨必進予為可語蓋茫然不知何以得此於公也公每謂作文必主於經為學必見於用考古必證於今鄙意適然遂為知己故公有制作必示

子孑得縱觀焉如所謂大學衍義補者已經進御他如世史正綱朱子學的之類率皆有關於世教人心不可少者至於詩文總若干萬言雖間出於應酬之作然一不求合於時好直趨秦漢上薄騷雅故竊評其文如大江長河一瀉千里雖析而為三播而為九顧其原必自岷山星海扺底柱東瞿塘以為奇而後沛然東向莫之禦也其詩如仙翁劒客隨口所出皆足驚人雖或兼雅俗備正變體裁不一然諦視而徵諷之氣機流觸天籟

自嗚格律精嚴亦不失人間矩度盖予僭評如此惜予
孤陋方以妄庸見斥於有道之世去公益遠將不復聞
公之教而猶獲覩公制作之富得我師焉顧其病散淪
落之餘才力不足自振然以其所得於公者或綴以為
文或聲之為詩亦足以夸野僧壽田畯而與牧唱樵歌
爭長於寥閴無人之境獨非幸哉因書公所謂瓊臺吟
藳者以識別亦以見予之負公所知云爾

榮感堂詩後

工部署員外郎平陽東君文德以尊號恩得贈其考柘翁為工部主事母方為安人繼母黄為太安人綸命既頒存殁有耀君於是榮上之賜而感其二親之不及身享也敬以榮感名其堂士夫間多詠歌其事者間以示予予為之嘉嘆曰懿哉奉上之貺而以為榮者臣道也念其親之不逮榮養而以為感者子道也君於是乎能不忘孝忠者矣君以進士發身分司河上甚有所建立遺規至今其平日急官務甚於殖産榮利者而其心又

未始一日不在問學予亟重之以為不可及然則後今之建立所以為報上顯親之地將不有大焉者乎惜予得放歸江南不及登君之堂和諸君子之詩為侈其事以傳而特題其卷末如此

敬書先襄毅公賀馬恭襄公得子詩後

右先尚書少保襄毅公天順間巡撫遼東時聞鄉先達馬恭襄公得男賦此寄賀今三十年矣走南歸道出滄州會恭襄嗣子鄉進士良弼即詩所致賀者然詩已亡

失因檢家集重書畀之以見世講之好追誦手筆不勝泫然

書釣臺集後

予家新安往來釣臺下必登眺裵裒瞻禮或時誦壁間詩版廡下文刻追慕先生之高風而談者猶以紀載弗完為憾然先生豈以是為加損哉近過嚴州始得觀同守鄭君時用所刻釣臺集十卷則誠完矣然猶若有遺闕者提學憲副鄭君廷綱太守李君叔恢託予訂之因

增入新舊記文銘賛詩辭六十餘篇而識其後曰凡頌先生者言人人殊竊意其有未究先生之心者夫士生百世下尚論古人亦徒據史家所記云爾先生少與光武同學莽之亡漢之興孰不願出以自見而先生方且變姓名走匿不暇是豈無意哉帝思之至於物色乃出而就見之頃謂帝差增於往則先生之平日其不足帝者深矣考其時先生至洛陽年六十有八帝年三十有四以師友事之而不可以臣之亦明矣撫先生之腹而

共偃卧道故舊曰我固不能下汝邪此何為者雖不忘於同舍燕昵之樂而無屈己下賢之誠宜先生卧不起語不應而曰士固有志也且帝方委政侯霸霸之家世素以宦者進又顯仕於莽先生將唾惡不暇而霸反以手書坐致先生先生責之而帝笑曰狂奴故態夫不坐霸以侮賢傲物之罪乃共為戲謔指目之詞光武君臣之間相與如此而謂先生仕乎雖愚者亦知其不可矣蓋自是而殺韓歆廢郭后易太子又未幾而封泰山奏

祥瑞頌圖讖於天下然則先生與帝所同學者何哉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生殆計之審矣使先生為諫議大夫於此可以無言哉言之不聽而去亦陋矣史謂光武通尚書且有謹厚之譽其所為若是何也盖人嘗謹於微時驕於既貴況貴為天子而加以功成志得者哉其輕士固宜然士固有不能為其所輕者先生是也秉彜好德人心所同立懦廉頑盖有不期然者先生則豈有意曰吾將以是起天下節義之風哉雖然先生以布衣

不屈於萬乘光武始終優容之至於寤寐不忘則帝之賢又於是乎不可及已惜予舊學荒落聞見弗廣無足副三君子之心客舟匆匆亦不敢濯纓灘下以涵先生釣遊之處謹什襲歸之而獲附姓名集中既以自幸亦以自慚有不知其所云者矣

書古穰續集後

先師文達公古穰集三十卷走所編者梓行已久公子尚寶卿士欽及其弟錦衣千戸士敬蒐其家之所藏與

得之四方者復畀走詮次為續集以傳敬諾之而未暇也適者蒙恩納禄屏居山中始克定著為二十卷如右嗚呼公之歿今二十餘年天下之人猶頌其盛烈思起之於九京而不可得則公所為不朽者豈直文而已哉士欽昆弟名位日升知先訓之為重相與謹之不遺餘力蓋君子之澤益衍益長如此為善者可以勸矣獨以走之不肖行毀業荒不能副公之教而謬當編次校讐之責恒懼議者不足尚累師門每作復止然士欽之託

甚堅不可以弗盡也謹什襲歸之而竊識其後

書朱陸二先生所論無極書後以下並道一編

按以上七書幾數千言二先生所以論無極者援引擿發纖悉畢具後學不容復置喙矣然陸子第一書云周子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朱子第一書云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周子言之若於此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

竊窺二先生之言無易此兩端然猶反復不已者尹氏所謂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是正中庸辨之弗明弗措之義豈若後世口耳之學隨人立說不復求之心得而苟焉以自欺泛焉以應人者哉抑此皆二先生早歲之事考兩家之書陸子他日不復論無極而朱子註太極圖說首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故曰無極而太極實陸子語意豈非二先生晩年有合而然與

書朱陸二先生鵞湖倡和詩後

按此三詩二陸與朱子會講於鵞湖所作考其時所論皆不合而罷盖二陸早年於尊德性為重故其詩有支離之說疑朱子為訓詁朱子早年於道問學為重故其詩有無言之說疑二陸為禪會兩家門人遂以成隙至造言以相訾分朋以求勝而宗考亭者尤不能平恚其以支離見斥也然朱子晚年深自悔其支離之失凡七見於書劄之間盖不獨以咎己又以之警人而陸子亦

有追維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見於奠東萊之文以是知道無終窮學無止法雖大賢近聖之資亦必盈科而後進者如此或乃謂朱陸終身不能相一豈惟不知象山有克己之勇亦不知考亭有服善之誠篤志於為己者不可不深考也

書朱子答呂子約書

按此書朱子未與陸子相見時語所謂脫畧文字直趨本根與中庸先學問思辨而後篤行之說乃朱陸最異

處今考陸子與其門人書亦孜孜以講學為務而獨切切以空言為戒疑所謂空言者指朱子也朱子豈倡為空言者哉其說可謂大不審矣此所以來議者之紛紛乎陸子之說畧附一二以見其早年所以為不同者之甚焉

書朱子答吕子約蔡季通二書

按以上二書朱子始謂陸子全是禪學且嘆其深誤後生之好資質者今考象山之書往往以異端為憂其於

儒釋之辨亦嚴盖朱子直以其主尊德性之說太過而疑其為禪耳然陸子與朱子書則又譏其為葛藤末說不知縈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殆其言皆出於早年氣盛語健之時學者未可執以為定論也

書陸子與朱子及陶賛仲鄭溥之三書

按朱子有言學匪私說惟道是求今以陸子此三書觀之其意未始不與朱子同而其稱朱子一則曰高明一則曰英特真有古者君子和而不同之義豈若後世操

上人之心執一己之見至於交惡而不可解者哉宜其德盛仁熟而驩然合并於晚歲也

書朱子答劉季章書

按此書乃朱陸不同之肯綮葢陸子方以學者口耳為憂欲其以尊德性為先以收放心為要朱子乃欲學者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又欲其趂此光陰排比章句玩索文理正與象山之教相左然朱子晚歲乃深有取於陸說今摘附於後

書朱子與黄直卿書

按陸子之書最尊顔子曾子以為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外此不可以言道絶不見有推尊琴張曾晳牧皮之説是豈門人流言朱子一時聽之而以為實然者邪

書陸子與李省幹張輔之書

按陸子前與胡季隨曾宅之及此四書皆亟稱夫子之歿其傳在曾子謂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且深有憾於空言多識務外狥人之弊今考朱子註曾子三

省章用尹謝二氏之說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内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然則守約固疑於捷徑專用心於内固疑於近禪而象山之學不能免於世之疑矣但曾子三省忠信所以尊德性傳習所以道問學而朱子以忠信為傳習之本學者宜有味於斯言

書朱子答劉公度書

按朱子此書深斥荆公祠記之非而陸子亦與其門人胡季隨書曰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無足多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良可慨嘆殆謂朱子也今考其記所云多與朱子讀兩陳奏議遺墨相出入而又率本諸司馬温公及明道先生之言今摘其大畧附註諸説以見其語意所從來亦後學考求探討之不能已者然朱子讀兩陳奏議遺墨其詞峻陸子乃荆公鄉人其詞婉殆各有攸

當而朱子拔本塞原之論尤不可少也

書陸子記荆公祠畧

按文公語録門人吴琮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如何評品曰陸象山嘗記之矣何待他人問莫只是學術錯否曰天姿亦有拗強處觀此語則又與答劉公度書不同語録雖未足盡據然亦不應抵牾若是學者詳之

書朱子答張敬夫書

按此書謂陸子廢講學而専務踐履將流于異學然朱

子他日又謂温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疑其與論象山之失同至於滄洲精舍祝文則云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遂以温公上班周程張邵以侑宣聖豈别有見邪抑大賢之造詣淺深必歷其域者然後知之非後學小子所得驟而窺邪

書朱子與陸子静書

按陸子輪對五劄首言版圖未復讐恥未雪願博求天

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次言漢唐之治因陋就簡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慰天下次言人主莫難於知人之明不宜信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次言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可馴致者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顧為之以漸而不可驟次言人主不宜親細事致叢脞之失皆不見所謂禪者然析理之精擇言之審百代之下孰有加於紫陽夫子者哉殆必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矣學者諦玩而自得之可也

書朱子答呂伯恭書

按東萊先生居父之喪文公遣子從學而象山有書與東萊甚言居憂講授之非禮此亦二先生相異之一然於此亦覺於尊德性道問學各有所從入而致隆之意

書朱子與林擇之書

按朱子此書云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又云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蓋朱子自

是有取于象山日加一日矣

書張南軒先生與陸子書

按南軒先生嘗有書與二陸論為學之大端不出致知力行二者且稱朱子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殆聞其平日各主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而為之中處邪今録以相次庶幾一時大賢君子之切劘講肄學者得有所觀感而為之法守也

書朱子白鹿洞書堂講義跋

按朱子於此始亟稱象山之言蓋發明懇到者道問學之效反身深察者尊德性之功學者所當究心也

書朱子祭陸子壽陸子祭呂伯恭文

按淳熙八年二月二先生復會於南康議論之際必有合者故朱子特請象山于白鹿洞升講席以重之而又為文以奠復齋有道合志同降心從善之語後五月而東萊訃至象山奠之有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蓋二先生之道至是而有殊途同歸之漸云

書朱子表曹立之墓畧

按此表謂以心之所得者為學有非文字言語可及又謂先期于一悟而遂至于棄百事以趨之皆譏陸氏之失然陸子之學主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亦未始盡癈窮理之功其教學者惓惓以本末先後為說其書具存可以考見若朱子之言則實足以拯後學躐等陵節之獘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

書朱子答項平父書

按此書則知朱子所以集諸儒之大成者如此世之徧心自用務强辨以下人者於是可以愓然而懼惕然而省矣然陸子亦有書論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全與朱子合而無中歲枘鑿之嫌書附于左

又按草廬吳氏為國子司業謂學者曰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静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尊德性為本庶幾得之當時議者以草廬為陸學而見擯焉

然以朱子此書觀之則草廬之言正朱子本意學者宜考於斯

書朱子答陳膚仲書

按朱子書在前兩卷者曰子静全是禪學至此始謂陸學固有似禪處且勸學者要得身心稍稍端静方於義理知所决擇即是觀之則道問學固必以尊德性為本而陸學之非禪也明矣

書朱子答吕子約何叔京書

按朱子此二書謂學者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談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伎倆謂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則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又謂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所急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而陸子與人書曰事外無道道外無事前言往行所當博識顧其心苟病則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事如房琯荆公可勝既乎又曰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苟動靜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盖兩先生之言

不約而同者如此

書朱子答吴伯豐書

按朱子謂兩種為學之人其一徑趨簡約脱畧過高葢指陸子之門人其一覺得外馳支離繁碎殆謂己之門人也然陸子晚年益加窮理之功朱子晚年益致反身之誠取是編前後所書考之則二先生之學所謂去短集長兼取衆善者真入道進德不易之法程也

書朱子與周叔謹書

按朱子此書勸學者且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其餘文字未須着力考察蓋與陸子為一家之言而陸子之言已見前卷者不復重出間附一書以備參考

書朱子答呂子約書

按朱子謂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又謂豈可汨沒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而可謂之學陸子之言則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又謂非明實理有

實行之人往往乾没于文義間為蛆蟲識見以自喜而已朱子前所謂道合志同者於是益驗

書朱子荅陸子七書

按以上七書曰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曰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曰却始知此未免支離曰覺得外馳支離繁碎曰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曰向來誠是太涉支離曰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展轉迷惑無出頭處盖朱子深悔痛艾于支離而有味于

陸子之言旣以之自咎又以之語人鞭策淬礪極其警惻所謂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知有義理之公而無彼我之見百世之下所當刻骨而師之者也

書朱子答滕德章荇復仲書

按此二書皆稱象山爲陸丈所以尊禮之如此前一書稱其收拾身心有功居敬之益密者也後一書稱其所言明當窮理之益精者也朱陸二先生於是將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乎

書虞道園所跋朱陸帖

按朱子此書與陸子有病中絶學捐書覺得身心頗相收管向來泛濫真不濟事之語然不見于大全集中殆門人去之也明道嘗為新法條例司官而伊川作行狀畧之歐陽公記吕范解仇事而忠宣公於碑文刪之况學識之下先正者宜其不能釋然於此也

書鄭師山送葛之熙序及與汪真卿書

按此二條議論平正可驗學術之醇宜其能振高風于

一時全大節于叔世也

書趙東山對江右六君子策

按此篇曲盡二先生道德之詳獨謂朱子去短集長之說在陸子沒世之後則恐未然盖朱子劾唐仲友在淳熙九年陸子有書亟稱之而虞道園考朱子與陸子書所謂病中絕學捐書覺得身心頗相收管及周叔謹胡季隨二書皆在一時則兩先生殊途同歸之好當不出此數歲間而謂陸子去世不及與朱子合并者殆未之

深考也

書趙東山陸子像賛

按此亦因朱子謂陸學固有似禪處一句而發然歷考先正之論象山者博而費不若東山此賛之約而該也

書究山汪氏族譜後

古人置譜所以究本合族蓋有家之不可闕者然中世以來居江北則詆江南之有譜為彌文居江南則譏江北之無譜為苟簡皆非也江南之族有更數十代不衰

丘壟具在子孫多至數百人非譜以示之則有漠然忘棄其先墓逆侮其尊卑之分若路人爾譜其可少哉若江北則兵革之變相尋居人多非土著或以轉徙而來所奉之丘壟非其父則其祖也伯叔子姓旦暮相守舉目可以盡得之遠不過祖免之親夫如是則亦何事於譜吾故曰江南之有譜非彌文江北之無譜非苟簡勢也新安在萬山中兵燹少經號多舊族程汪兩姓為尤著程祖陳將軍忠壯公汪祖唐總管越國公源遠而末

益分分者益各譜其所自出然其派猶或不能相通則譜誠有不可闕焉者矣休寧兖山之汪出越公第四子廣之後廣傳十三世曰知游曰知潤曰知濟知濟遷饒居浮梁桃溪傳八世而生宋樞密莊敏公澈其族嘗再顯矣知游居休寧萬安傳十世曰至學號國諭府君生三子曰以仁至玄孫相隱遷邑南曰以和至玄孫金壽當元季之亂奉親寓姻家率口程氏遷兖山金壽曾孫曰世寧以其上世遷居靡常雲礽日盛始取舊譜續之

未究而卒其弟世行歷醴陵新昌兩縣令謝政家居遂成其志間以示予俾有所是正刻梓以頒族人予觀世行之譜以兖山邑南爲内紀而桃溪萬安之派附焉登源大畈西門潛口黄坡諸汪與越公弟宣城公之派爲外紀凡祠墓所在金石所銘贈頌弔輓所得悉以類附有目有圖崇孝敬别親疎而訂前人之得失又微寓史法其間誠有志于究本合族以作範于將來者矣抑非世行學之正識之遠力之勤則亦烏足以致此哉予與

華口之程同出忠壯公又於世行友善而西門大畈之汪皆世戚也故樂覩其譜之告成且虞夫不知者以為彌文莫究夫譜不可闕之義輒題其後如此以諗觀者云

書劉教諭所註武夷棹歌後

晦庵先生武夷棹歌詩一卷今休寧教諭南海劉君孟純述其所自得者也晦庵先生身斯道以啓來學蓋凡有言莫非道之所寓况是詩哉劉君可謂篤學而異於

世之言詩者矣當時御史沈繼祖劾先生十罪此詩亦在論列中蓋指其末章尾句以為不臣也噫詩之不幸若此而劉君乃惓惓百世之下味其詞思以發先生之心則人之所存其相去何啻霄壤哉吾於是為之三嘆不能已書其後而歸之弘治庚戌春二月祭丁日歸田學士程敏政識

題南山賞梅聯句詩後

弘治己酉冬雪寒甚梅不時花獨吾家南山一株開特

盛未有知者庚戌二月八日教諭南海劉孟純景文訓導太平黃倫汝彛自下紋溪拏舟並載徑造花所而友人汪思恭克敬詹貴存中塾師汪尚琳廷貢先後偕至因倒瓦盆擷園蔬對花大嚼至莫倡為聯句酹花神而告之以為歲歲賞約張本賓主樂甚景文遂放舟下屯溪汝彛與思恭廷貢還邑中存中還流塘而予獨大醉留宿南山讀騷亭明日乃併書為一通以貽汝彛

題王克恭駙馬所贈程國輔卷後

予觀此卷皆國初名筆何啻卞玉隋珠而乃以棄牘弊文經籙遺楮為裝潢之具則吾鄉之儉至此可謂極矣雖然其不出於覆醬瓿供爆竹而猶取以廁於几席之間則亦豈可謂不知所寶者哉

題西山真氏跋傳正夫所編慈湖訓語

按慈湖先生象山高弟當時攻陸學者必以慈湖為首然論其所得乃如此可謂理到之言矣此所以卒傳斯道而為朱子之世適也歟

書汪廷潤贈行卷

吾友大里汪文明之倅成都也其子廷潤侍行廷潤兄良貴令君與鄉戚繪圖賦詩餞之其歸也過休寧拜予牀下曰虛其上將有請焉予不能應也踰年請益堅顧予抱病甚危而苟安一切筆札皆不能辦乃口占書之雖然古仁者必贈人以言豈徒言而已廷潤尚識此意而勖之也哉

書二沈墨跡後

雲間二沈以詞翰得名永樂宣德間當時若三楊二王
諸公皆友重之殆以其才美行潔不獨其字之工而已
論者謂小沈字清勁過其兄又或謂大沈字緼藉弟亦
不及然皆可貴也吾鄉吳以忠客雲間購此本盖小沈
得意之筆何可多得哉

題樹萱堂卷

邑南姚天德以樹萱堂卷求予詩值予病起久不作韻
語因檢奬藁得萱花行一篇書以畀之大抵樹萱之義

奉慈之心使予再復言之亦不過此矣

書汪道全所書千文後

婺源汪君道全以能書名郡中凡梓行石刻多出其手如此本尤清婉可愛使進進不已其將有得于吳興而上窺晉宋者與族姪孫祖瑗輩請歙士黄文敬鋟梓以公于學者間以視予予於道全有姻好有文字之雅其為人謹厚可與非直其字之工也

題友梅軒卷吳山雲詩後

右宋國史編校吴君資深友梅軒詩一卷皆真跡若吾宗老丞相吉國文清公左史竹坡呂公總管虛谷方公實一時鴻碩不可得其餘亦多幽人逸士而山雲一絶尤有警策可諷也吴氏為吾邑上山巨家編校五世為安撫文肅公曽孫以文行知名而編校五世諸孫多賢者曰宗文之子若鳳宗庇之子景亨宗懋之子景存宗綿之子景暾尤惓惓于世徳思振之以為其族里之光文獻之裔固應爾邪其羣從多與予往還故獲觀是卷

而書其後

題夜績教子圖

夏氏世居邑南以德善著聞曰齊永仁者龍泉縣丞郁之弟少孤力學為里塾師性極孝鄉人類能道其詳此其所賦思母詩也永仁去世已久其子思廷章以能書名邑中間持視予誦其詩味其意猶使人黯然不能自已盖所謂由衷之言雖不及識其人而諗其為克孝者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夏氏子孫其尚勗之

題閔川幽居記後

右閔川幽居記鄉先生蘇景元為程君應祥作應祥之子道昭間持以示予予往年以同宗之好過閔川道昭率其弟天陽春陽富陽再陽延予其家覽觀山川之勝真有如景元所記者今忽忽十年矣道昭名紫陽盖其始生也應祥方在郡中紫陽書院而報者至故以名焉予雖不及識應祥然讀幽居之文推命名之義知其為一鄉佳士有非常流可比因題其後而歸道昭之子彔

畀俾珍藏焉

題蕬田程氏所分統宗譜後

予既編刻程氏統宗譜完宗人之預者四十四房受譜者一房不下數十人然所居遠外不一故受譜之日每房亦有一兩人不克至者時迫于上京其所遺本遂藏于家因令扃鑰什襲以俟暨予南還餘十年矣計終不復至將取而燔之諸宗人議此但不可以授非族者爾若出于四十四房之下而不及會者畀之何嫌於是山

斗房存緩言舊云迪公長子碩生行仁行仁生諸四居孫溪當時以事不克會而遺之諸四五十七世有孫曰泰亨每以自咎因取其一授之而題其尾因諗觀者以見此本之所自來且諗其族人宜敬奉之以毋昧其先之所自出云

書王太守卷

予南歸邑中嘗有詩與吳興太守王君君得之裝潢成卷後以寄曰願書他作以足之顧予平日詞翰類出人

下其有所應酬亦往往取具而已況病散淪落之餘呻吟所得豈足以齒一時鳴盛之作辭之再三君請益堅因檢近藁書數章畀之以為觀者見笑而擲之則猶足以汚壁而覆瓿也

書程氏三節堂詩後

成化戊戌歳予省覲還朝長翰山族姪泰相送至武林再拜言其母訊行汪氏年二十七而寡從母洪源王氏年二十而寡從母潛口汪氏年二十八而寡皆苦節一

門聞者興感請予為聯節之詩予諾之未及為也泰既別去而予詩克成每以不及付為憾弘治己酉歳予南歸始以語泰將書畀之而予病久之泰弟鍾繼以為請則聞泰之不幸亦三年矣既書畀之又畧具始末以見人事之不齊若此鍾之父曰道興從父曰道茂娶于洪源曰道寧娶于潛口今三氏已下世而鍾母年七十有五潛口汪氏年六十有五云

書馮憲副聯句詩後

弘治壬子六月致政憲副馮君佩之自浙西登途至新安乃十九日挾一童冒熾暑過予休寧盖不見者十年矣時予新以末疾謝客然獨喜佩之來談笑竟日忘其為病人也明日約縣庠黄汝彞司訓同至南山竹院少暢合并之懷酒半俟汝彞不至乃與佩之為聨句章成者三而汝彞以日暮走馬渉溪來會倒尊復酌更得三章馬中世以來士之屏居者類多匿跡不肯與伍予每過之浮雲軒晃固不足道一時毁譽自有公言是豈足

以病己而為此局局何也高情曠識若佩之者今豈多見哉顧予久病血氣衰減筆研都廢得佩之不覺振迅而題其聯句之首如此齊雲巖為吾鄉第一勝處佩之將拉汝夔同登予不能從其所得篇什當别自為卷云

題李推府卷

推府高邑李公相儒以素卷來索僕書舊詩因謾録如右因念李公以雋材偉器取高科佐大府功名日新乃有取於漁歌牧唱之作豈所謂厭飫乎大烹鼎饍之後

亦思得山苴海錯以稍清其困思者歟書訖附此并發一粲

跋陳定宇先生小學字訓註

故定宇先生陳公為吾鄉大儒號朱子世適而學不為空言凡著述要必有補于道其大者多已行世矣若小學字訓註亦其一焉字訓本蒙齋程氏著蒙齋之先亦出新安從德興蓋朱門高弟而此編則嘗見録于朱子以為大爾雅者故先生芟舊註之蕪雜而加精約焉以

惠來學惜予刻本久而刋先生族孫曰榮曰鼇並為儒學生鳩族人重刻之間奉以相示走竊聞伊川夫子論善學者以為求言必自近又曰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然則是編之行豈直幸夫鄉塾小子而已誠於是而有得于心學之梗槩然後進讀聖賢之書將必有所悟入而不至於茫然肆騖于口耳之末亦庶幾為不負于先生所以註釋之意哉

書施秋官行卷

秋官主事黄巖施君彦器奉命决獄江南以辛亥十二月甲子抵休寧夜宿憲院即與黄司訓汝爂有聯句之作乙丑汝爂請予同登雲巖值雨至陽山寺小酌有限韻之作予以病先歸君及汝爂冒雨而往興奇且健是日宿巖上相與倡酬甚富丙寅下山至予家值梅花盛開復為聯句三章丁卯還歙過南山料理詩裝得二十餘篇天寒歲晏王事倥偬而君厭飫山水間若不知案牘之勞非其遠識過人殊不及此惜予疾疢之餘才力

衰耗强逐後塵誠不免駑驥之笑輒題其卷端汝奡家
太平與君有姻好予在京日君亦辱過從有一日之雅
故不棄如此云

篁墩文集卷三十八